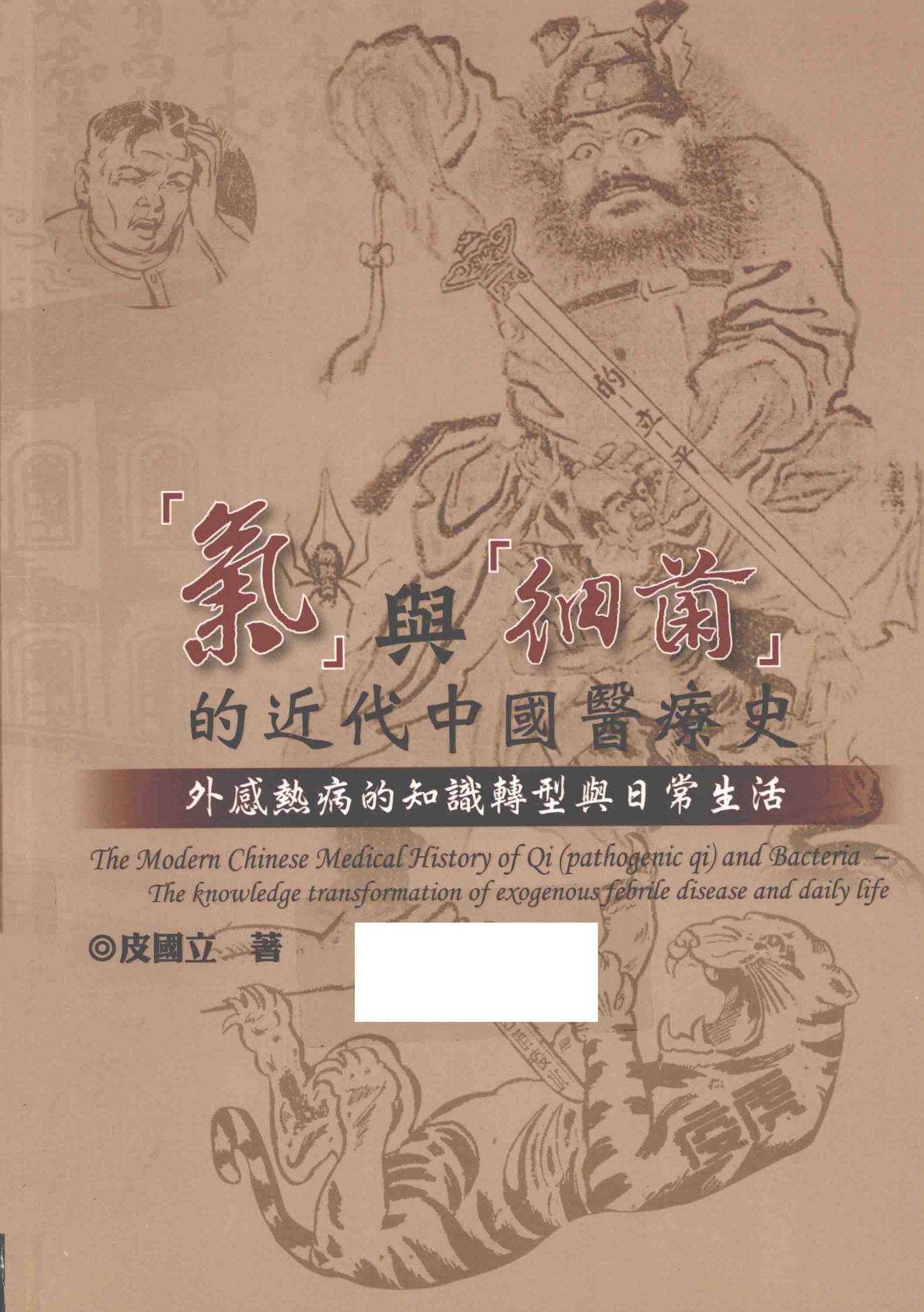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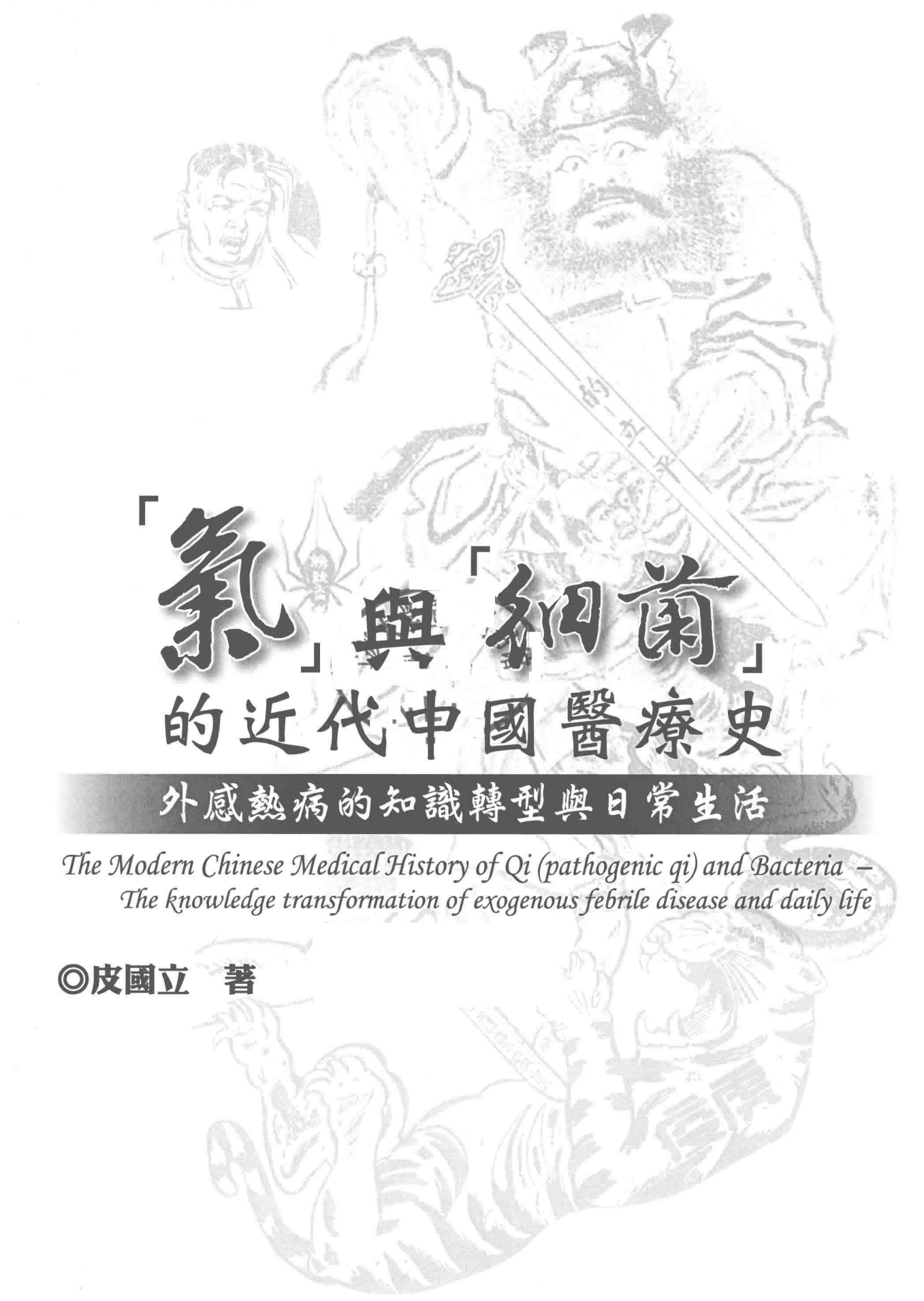


「氣」與「細菌」 的近代中國醫療史

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

*The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of Qi (pathogenic qi) and Bacteria –
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of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and daily life*

◎皮國立 著



「氣」與「細菌」 的近代中國醫療史

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

*The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of Qi (pathogenic qi) and Bacteria -
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of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and daily life*

◎皮國立 著

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

=The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of Qi (pathogenic qi) and Bacteria-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of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and daily life / 皮國立著. --第一版. -- 臺北市：中醫研所，民 101. 12
面；公分

ISBN：978-986-03-4631-2（平裝）

1. 中國醫學史 2. 傳染性疾病 3. 中西醫整合

書名：「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

The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of Qi (pathogenic qi) and Bacteria-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of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and daily life

著者：皮國立

出版機關：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地址：11221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 2 段 155 之 1 號，網址：<http://www.nricm.edu.tw>，編印單位電話：02-28201999 分機 4034）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

版(刷)次：第一版第一刷

其他類型版本說明：無，僅有紙本。

定價：新台幣 518 元

展售處：國家書店（松江門市：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一樓，門市/網路服務專線：886-2-25180207，<http://www.govbooks.com.tw>）、五南文化廣場政府出版品總經銷（406 台中市軍福七路 600 號，04-24378010，<http://www.wunanbooks.com.tw>）

GPN：1010102780

ISBN：978-986-03-4631-2

著作權利管理資訊：著作財產權人保留對本書依法所享有之所有著作權利。欲重製、改作、編輯或公開口述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先徵得著作財產權管理者之同意或授權。（請洽承辦人陳行慧，電話：02-28201999 分機 4034）

呂芳上序：也談「重層醫史」下的國史

一、

本書的作者皮國立，是我在師大任教時所指導的研究生，很高興他的專書能在臺灣中醫研究的重量級單位——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出版，這對他個人和對中醫藥發展有興趣的讀者，都是一項好消息。

我和國立相處前後將近10年時間。他很用功，自不待言，在讀博士班的時候，他經歷了不少挑戰，但都能通過考驗並且持續成長，這是我感到非常欣慰之處。身為他的指導教授，我對醫療史是外行的，國立能有今日的成績，實因有幸得到張哲嘉、李建民等教授啟迪和嚴格指導的結果，相信兩位教授對國立學問的成長、期盼，甚至一生的事業，都會有極大的幫助和影響。值此新著出版之際，我希望能以一個門外漢用較寬闊的近代史研究眼光，來為本書作序，希望讀者能更全面的來看待醫學史的價值，及其對歷史研究的啟發。

二、

中國近現代史資料龐大，要將各種類型的史料統整起來，殊為不易，很容易發生顧此失彼的情形。本書所選取的章節，或許在連貫性上有所不足，但以問題意識為導向，圍繞著近代中醫發展背景的關鍵問題，來作為各章節的架構，不失為好辦法。本書討論的兩條主線，一則「氣」乃中國醫學哲學的重要思想，而另一方面「細菌學」則為19世紀末以來對西醫發展最有影響力的學科之一。國立敏銳的察覺到中西醫在近代「知識轉型」上的特點，幾年前已將中西醫身體觀的匯通，用一位歷史上著名醫者唐宗海的志業來加以說明，而且也出版了專書。現在，他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一本書是要處理一個更為廣泛的問題，即探討中醫內科學中最大的知識體系——外感熱病學的知識轉型。近代以來，一向處於天朝上國的政治文化體系，在各方面開始受到西方文化之衝擊，百年來匯通有之、抵抗有之，然均在各個層面，鮮活地形塑了現代中國的模樣。俯瞰整個中國近代史的

研究，在眾多學者的努力耕耘上，已經開拓不少新興領域，但關於傳統中醫學門內知識的轉型，可以說至今仍缺乏一本能貫穿傳統醫學，又能兼顧西方影響的專著，可見國立這本書極具開創性的一面。該書提出「重層醫史」的概念，來貫穿這個學門在各方面的變化，包括從傳統文獻、醫者觀點、中西疾病觀的遞嬗，和日常生活等面向著手，深刻地刻劃了過去鮮為人知卻又產生重大影響的近代中醫史圖景，十分難能可貴。

三、

一部好的中國醫學史應該如何書寫？這方面我的能力不足以回答這個問題。不過，如果將醫史寫成過於專門的「專史」（本書稱為「內史」），總是脫離歷史的時代背景來敘事，讓讀者都看不懂，則必然是失敗之作；反之，只有談社會文化層面，卻搔不到醫學技術理論發展的深層脈絡，則仍難入學者方家的法眼，影響力必然有限。國立曾自學中醫，他原來的夢想是當一位醫者，但因緣際會走上了辛苦的史學研究，但那段自學之路，相信已訓練了他醫學知識的一些基本功，所以他的書中既有中醫文獻與技術發展之脈絡，也可以看到部份新社會史影響的痕跡。

近代醫史的有趣之處，就在於當時中國許多傳統的學問在第一波與西方科學技術交鋒的晚清，已受巨大之衝擊，復於五四運動後受到自家人的質疑與攻訐，許多傳統的知識學門受到衝擊而轉型，甚至消失了。中醫，大約是這一時代國史研究中的一個特例，本書在結論的寫作，或許點出了這個趨勢，但更重要的是，歷史研究著重推陳出新，本書向讀者所展現的，正是中國傳統學問的生命力，多因傳統中醫在民初試圖努力且盡量維持住學科界線的完整，保持了知識體系的「核心」（中醫經典文獻）不被侵犯，反思用研究古典醫學的套路來抗衡西醫。同時，中醫界也不是關起門來默不作聲，而是持續與細菌學對話，找出自我的優勢、甚至援引鄰國日本漢醫的學問來因應西力東漸的挑戰，其中勝敗得失，或可由史家挖掘而彰顯其義。更有價值的是，這段歷史作為現代中醫存續的借鑑，或許比它本身的歷史更為重要。當我們呼喊中國失去傳統文化價值的危機時，其實

中醫所保存的技術傳統，恐怕較其他許多學門都來得更完整。醫學史對現代中醫發展有沒有用的問題，或許讀者可以再三思索。

四、

國立曾修過我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我一直鼓勵學生要用更寬廣的眼光來看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發展。過去學者所書寫的中國近代史是比較大架構的，多談重大問題而忽略底層「自下而上的歷史」；反之，現今學者則多重研究小歷史，成為西方史學理論的追風者，但零碎化的危機也逐漸浮上檯面。國立思索的「重層醫史」，不盲從西方史學理論，而是從實際、重要的問題著手，做出貢獻，稱其為本土二代醫史學人，應是當之無愧。而此書讀起來或有還有許多意猶未盡之語，畢竟近代史資料浩瀚，似乎很多主題都可以持續關注與研究，不能以此為滿足。因此衷心期待未來國立在這個領域要有更大的野心，繼續深入耕耘，為學界提供更多有價值的作品。

茲值此書即將出版之際，僅陳數語，語短意長，謹鄭重向讀者推薦這本具創意，值得一讀，讀後又可再三思考的專著。

國史館館長 呂芳上

「氣」與「細菌」的中國醫療史序

有關中、西醫對生命、身體、疾病的觀點做參照對比與交流激盪的歷史研究，是近來醫療史學者漸重視領域，迭有佳作，其中卓越的代表即日裔哈佛大學東亞語文與文化系教授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於1999年出版《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在《身體的語言》一書中，栗山教授對中、西醫學或文化對身體觀的差異舉出「經脈」（中醫）與「肌肉」（西醫）為例子。

20世紀前30年可說是一百多年來中西醫衝突最激烈、爭論最熾盛時期。歐美列強以船堅砲利、科技昌盛在亞洲稱霸，而唯一的例外是日本，經明治維新後，國力漸盛，是「東方」現代化的模範生，其現代化歷程對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政治軍事領導人，特別是曾留學日本者，實乃中國「救亡圖存」的表率。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崇奉西方（特別是德國）醫學，消弭漢醫，亦為許多意見領袖所推崇。「廢舊（中）醫」從政策（劉瑞恆、余雲岫）到論述（魯迅），勢如排山倒海。而中醫界的反制，包括謝利恆、陳存仁、張贊臣等人領導的遊行、請願，企求拯救「國醫」免於覆亡，終於使中華民國政府撤回「廢舊（中）醫」議案。此即「國醫節」（3月17日）的來由。

在此背景架構下，皮國立博士的著作——《「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嘗試爬梳中醫外感熱病「傷寒」、「溫病」與「瘟疫」三類學說在西醫「微生物、細菌致病說」的衝擊挑戰下的波濤與迴響，其中又有一專章針對惲鐵樵在「傷寒論」與「細菌學」兩極學說中嘗試中西醫滙通、兼容的努力與困境，可謂廿世紀上半葉中醫面臨西醫的挑戰與回應之縮影。而「氣」與「細菌」之各自表述或觀點爭執，在21世紀今天的華人社會裡仍生猛鮮活地持續著，皮博士在「諸論」開頭所提到的2011年3月7日梁其姿院士在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長講座」上的演講——「疾病為什麼有歷史」，闡述疾病與社會、文化、政治和醫學的多方繁複的糾葛牽連。演講後，二位出席的病毒

學專家——賴明詔及廖運範皆提問：「中醫講病毒嗎？」這些詰問，顯示中、西醫的溝距間隔仍然深廣。

皮國立博士自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進修碩士與博士課程，其碩士論文「當中醫臟腑生理遇上西醫解剖形質——唐宗海（1851-1897）的中西醫折衷身體觀析論」（2004年），及其後兩本專書《醫通中西——唐宗海與近代中醫危機》（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近代中醫的身體觀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以及博士論文（2012年）出版即本書，在梳理晚清及民國中醫界面對西方醫學東漸進而成為中華地區的醫學主流的輾轉衍變、衝突對峙、交融滙通等不同面向的歷史，提供學術研究成果，本人樂為之序，聊表數語，以誌賀意。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所長

黃怡超 謹識

中華民國101年9月20日

張恒鴻序

醫療史可以讓從業人員了解本身職業從何而來、為何存在，也早已成為醫學相關科系的必修課程，然而，早期的醫史多著重在專業學術發展和流變的耙梳，容易讓人誤以為醫史只是史料的整理與背誦。近年來，醫史研究觀照與醫療相關的社會文化場域，重視專業與當時社會間的互動，幫助醫事人員看到自身的專業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也讓社會大眾更瞭解白色巨塔中的故事是其來有自。

本書先從細菌角度，切入中醫發展的核心問題——內在體系的轉變，並以近代中國醫療發展史中，「溫病」脫出「傷寒」的例子加以論述，夾敘夾議，深入淺出。作者主張醫療史應融合「內史」與「外史」，並以「重層醫史」的架構，開展「中醫熱病學」近代史的探討，層次分明，旁徵博引，言之有據，幾可認為是中醫學專業的論述。

書中首先回顧中西醫知識中「熱病」相關論述，次而考察「熱病」逐漸成形及「再正典化」的過程，以及討論「傷寒」之「新譯釋」，中醫學界選擇性的接受西醫「細菌」之經過。民國之初，惲鐵樵對細菌的認識與回應，本書也進行了探討。在中西醫交流互動的過程中，傳統中醫學術最具代表性的「氣」，終必與「細菌」相遇。作者也論述了中醫在疾病防治及日常生活調養上，都開始吸收西醫而逐漸轉型，他認為中醫植根於經典，與新時代知識互動的過程中，在各種場域開展的各種保護與妥協的歷程，顯示了中醫在「科學」與「藝術」兩種角度下的生命力，以及其尋找「出路」的努力，發人深省。

除了對中醫本身學術發展與轉變有深刻的論證外，作者更從眾多醫療相關書籍及社會上不同層次的報章雜誌，以社會史的角度，還原當時各個階層如何參與這場知識體系的轉變。引用的史料包括傳統中醫、留學歸國醫師、外國傳教士等的專著、翻譯書籍與通俗醫學刊物，也用到醫學期刊、散文小說、報章雜誌及廣告，探討醫學專業知識與民眾日常生活間的交流與影響，不只讓當時的社會情景躍然紙上，更提示讀者：專業醫療知識並非束諸於象牙塔中，而是透過重層的社會文化結構互動所得。

也許，醫學史知識從某些角度看來，並沒有那麼大眾化，但相信在作者「重層醫史」的架構裡，不管是醫療從業人員、相關科系學生、歷史研究者、甚至是一般大眾，都可以在本書中找到自己的閱讀位置，看到自身生命歷程的某一片段，看見自己在歷史中走來。

長庚中醫 張恒鴻 敬序於2012年中秋

張哲嘉 推薦序

多年來我看著國立在中國醫療史的努力，也差不多十年了。最初國立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求學，立志真切，一心要鑽研中醫史，然而當時歷史系沒有專攻醫療史的師資，系上師長無可奈何之餘，只好由呂芳上教授出面，讓他找上我這個近史所的新進研究人員幫忙指導。我考慮到自己學望尚淺、而且最好要有一位本系老師監護，以保障國立在系上的權益，乃請求呂芳上教授能共同指導，承蒙呂老師惠允，一起與國立切磋了數年。國立求學心堅，在嚴格的督促下仍然努力不輟，個性純厚而能容載不同意見，筆耕尤其無比辛勤。他的碩士論文篇幅與內容的豐富均躋於博士論文的等級，在畢業後不久，就得到東大圖書公司的力助出版。更難能可貴的是，享譽大陸近代史學界的桑兵教授也對他的作品青眼有加，將其評價為臺灣史學界傑出的碩士論文之一，並且玉成使該書於進一步改寫後，以《近代中醫的身體觀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2008)的書名出版。可見國立的研究品質，也得到當代中國一線學者的肯定，身為指導教授之一的我，亦深感與有榮焉。

後來國立以榜首的優異成績考上臺灣師範大學的博士班，仍然繼續留心於近代中醫史。他留心到傷寒與溫病雖僅屬疾疫之一的外感熱病，卻是明清以降醫界的兩大顯學，然而迄今尚無專論性的史學學術著作。所以決定埋首鑽研此一課題。與過去中醫背景的學者有別的是，他沒有讓自己陷在清代傷寒、溫病之間的門戶難題。在拉長歷史縱深後，他把視點放在二十世紀而往回看，這是一個「氣」與「細菌」兩種概念並存的時代，反而得到了新穎的切入點。他討論了中華民國成立後、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間的中醫學進展，卻能承上啟下，一方面著重於面對西醫強勢論述下的中醫因應之道，同時也呈現了經歷過明清數百年積累後醫界思想的情形，選題方面堪稱優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論文一部份的〈民國時期中西醫詮釋疾病的界線與脈絡——以「傷寒」(Typhoid fever)為例的討論〉一文，於激烈的競爭下，得到國內科技、技術、與社會(STS)學會

第一次「王玉豐紀念論文獎」的佳作，顯示國立的學術成績除了史學界之外，更得到跨學科師長的好評。

最近國立將其博士論文修改後，新撰成《「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一書，索序於予。予亦樂意推薦其書於讀者諸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哲嘉

二〇一二年九月四日

不中不西、似古亦今

我認識國立多年，也一直都知道他在民初中西醫匯通的領域裡用功頗深，但屢屢為他執著於特定研究課題，卻疏於動筆博士論文感到有些憂心。所幸在2011年，我終於接獲參與他博士論文口試的邀請信。這份邀請來得正是時候，一則國立既然已發表多篇頗具份量的單篇論文，也到了該對自己與學界同好有個交代的時候；二來從我個人的看法來說，國立若再不有去統整既往的個別研究成果，難免將面臨失去系統化思考與論述的危險。對於深具潛力且多產的年輕博士生來說，這雖然是常見的危機，但也可以是成熟為獨立研究者的轉機。國立的博士論文通過不久後，不令我意外地即受賞識得以修改出版。這不僅代表國立過去數年經營相關議題的成就受人肯定，也是與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間良禽佳木之合。我雖專長不在於民初之中醫發展，然歷來受惠於閱讀國立之研究，又忝席為其博士論文口委，遂不忖疏漏執筆為本書推薦，實深慶學界得後起之秀，亦感本書觀點之擲地有聲。

就一般的通說而言，西洋醫學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以後席捲全球，以科學實證為名成為現代醫學之主流，概數文藝復興晚期以來解剖學的發展，以及十九世紀中葉後之細菌學理論最為關鍵。面對西洋醫學挾細菌病源論來勢洶洶，民國初年的中醫除力抗西學外，亦有匯通一派企圖調和西說之「細菌」與中醫的「氣」論。國立向來有志於中西醫匯通的議題，本書則更從思考「中醫如何看待（西醫）微生物學？」切入，將此一問題置放在民國初年社會與文化的歷史脈絡中探索。並提出他對於中醫「外感熱病學」曲折發展的因果分析，以及從醫史學關懷出發之「重層醫史」的史識理解。嚴格來說，國立在書中提出的切入角度、研究主軸甚且是評斷，不論是從中醫學史（內史），抑或中國醫學文化史（外史）的角度來看，都有不少部分可算是獨樹一格的大膽嘗試。正因為這樣無畏的研究態度，書裡許多的觀點與論述，即便有著豐富的個人風格，也許不盡然能完全被中醫學界或歷史學界所接納，但仍能啟發讀者與研究同好多元的思考路徑。若就何謂「有意義」的學術論著而言，著作本身除了論據能破能立外，引領或刺激更深層的思考也該算是一功；據此，國立的這本書顯然兼而有備。

是書破陳說而別立新義之餘，間或有發人深省處。單就中醫理論的內史部分來說，作者於書中反覆致意，要解決中醫如何回應西方的微生物學，就必須深入了解民初中醫理論「外感熱病學」之發動與未竟全功的原委。然而，既往中醫「外感熱病學」相關的研究多半止於清末，難以借之理解民初中醫回應西醫細菌病源論之內涵。國立依序建立起民國初年「外感熱病學」的內在思路，並從社會氣氛與文化脈絡入手，藉由對特定疾病之定義與釋疑，勾勒「外感熱病學」從清末到民初之理路存續，推衍至當時中醫對西醫理論之格義比附。國立於此的論述與舉證甚是精彩，箇中精妙確實值得再三玩味。另若從社會文化此等外史的角度觀之，國立則從個人的經驗與紀錄中，爬梳中醫熱病學如何透過自身體驗、俗民醫籍知識流通，與醫家或庶民間診用藥的網絡，體現中醫上層知識系統的改變，如何在常民的求醫經驗與社會風尚中，相互滲透、形塑甚至是與西醫進行衝突和頡抗。由於此等討論事涉多方知識，又須橫貫中醫專業及社會文化史等專門素養，如果定要我用一句話來描述本書，借用書中人物惲鐵樵的一句話：「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中醫」，國立的這本書正可謂「不中不西、似古亦今的民初新中醫史」。簡言之，這本書問的是歷史，答案也求諸於過去，然其評述卻在當下依然饒富深意。

中國醫學史是近年來漸受學界重視的新興領域之一，然而過去的寫作除名家之作外，大抵上中醫史家純然就內史脈絡出發，或是醫史學者就外史觀點，意欲關照社會與文化之變項，惟部分論著仍不免泛論爾爾。內、外史兩者間即便不是絕無交集，也僅能稱為偶有交錯。國立這本《「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應該是近年來，能夠有效綜合內外史觀點與方法的代表作。姑且不論內、外史此等方法論與史觀分野是否為諸家所接受，國立在本書中的努力與用功之深仍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我有幸搶先拜讀此書，也為這本書的印行感到無比的興奮。能為國立的新書作序，既是勉人，也是自勵。

中央研究院 劉士永

序於南港 2012年9月20日

審視中西醫交流史、開展醫史學新氣象

回顧中醫學的發展歷史，感染性疾病之實證需求，特別是嚴重傳染性疾病對個體與族群存亡的威脅，刺激了中醫學在不同時期之突破性發展，如漢代的傷寒熱病、金元時期的鼠疫與熱病，乃至明清時期的溫病威脅，均迫使中醫學發展出豐富而有效的臨床診療內容。二十世紀初，西方醫學加速在中國的發展，然而除了掌握醫學與教育之政治資源優勢外，西方醫學雖講求科學方法與實證原則，但抗生素、輸液療法、疫苗等工具發展仍尚未成熟，無法在臨床實質療效上勝過與取代中醫，華人社會各階層大多數民眾的醫療仍有賴中醫醫療體系來維繫。

在感受西方醫學在外科學與基礎醫學實驗論述的衝擊下，中醫出現了西醫化、守傳統與中西醫匯通的多元性發展意見，並對中、西醫本質與應用進行豐富的論述。可惜在西醫掌控政治資源的現實條件下，中醫界始終無法突破在醫療發展與醫學教育的政治障礙，直到1956-1958年兩岸才開始設立中醫的高等院校。而在中醫教育停頓的百年間，現代醫學教育改革卻積極地進行著，以Abraham Flexner報告為起點，美加醫學教育改革帶動了全球醫學快速發展，科學素養的教育建構，讓全球西醫團隊大幅提昇素質，真正進入現代醫學的高效能時代，並在納入與應用現代科學與技術成果後，全面性地發展與創新了各醫學領域內涵，尤其是疾病診斷之精確性與急重症照護體系的顯著優勢，終於在二十世紀的中後葉，取代了中醫成為華人地區民眾醫療需求的主要供給者。

皮國立博士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博士班，接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哲嘉教授與國史館館長呂芳上教授的指導，他專注在醫療史與中醫史研究，對於近代社會環境與學術風氣對於中醫影響的材料收集頗為用心，是極具潛力的新一代醫療史研究學者。皮博士在碩士期間研究清末中西醫匯通學派代表人物唐宗海的中西醫折衷身體觀，這是中醫臟腑生理與西醫解剖形質的衝突議題，其後博士論文《「氣」與「細菌」的中國醫療史——民國中醫外感熱病學析論》，延續探討當時的中西醫學匯通過程，以「外感熱病學」為研究題材，觀察西方醫學理論對中醫在「熱病」的理解、詮釋及知識形構等方面的衝擊，並聚焦

於「氣」與「細菌」的核心議題，而這個議題正是民國時期醫學爭論的焦點。

微生物學的傳入，為傳統中醫學理論帶來極大的衝擊；而現代醫學急症照護網絡建立後，廣泛應用抗生素與消炎藥物所取得的實證成效，更嚴重打擊中醫的臨床信心，中醫面臨被替代與消失的壓力也在上世紀後葉日益加速，這種困境直到現代醫學在癌症、免疫與退化性疾病領域發展受到阻礙後才出現轉機，而全球性新興病毒感染，如SARS、流感與禽流感的威脅，也使中醫在傳染病學之角色上稍獲國際重視。誠如皮博士所言，中醫認識細菌的方式是探討細菌學與中醫學的關聯性，經過以自有的「氣論」與外來的細菌學理交叉對話，最終建立起匯通中西醫學的獨特模式，並存續在基層民眾的醫療中驗證。

中西醫學匯通之路仍在建構中，而上世紀的這段匯通經驗呈現出近代本土知識體系在面對西方文化衝擊內涵所發展出自我更新的模式，不論在專業的醫學史或大眾的醫療史中均蘊藏著豐富的經驗與創意，堪為當代匯通醫學發展之借鏡。皮博士耙梳史料的基本功與史觀令人肯定，值《「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出版前夕，特為之序。

台灣中醫病理學醫學會理事長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教授

蘇奕彰 謹識

自序：一位史學工作者生活與研究的自剖

我寫完書稿的最後一行後，獨自慢步於園林間，遠望田野和湖光山色。此時夜間沁人的晚風，帶著的空氣是溫和的、天空是寧靜的，銀白色的月光反射在湖水上，四界萬籟俱寂。我無法掩飾重獲自由和如釋重負的喜悅心情，也許我的名聲可以遠播。但我的驕傲很快地就自愧不如，一陣清醒的憂鬱湧上佔據我的胸膛，和我最聽話的伴侶即將道別，不管未來我史著（史家）名聲如何，史學家的生命終究是短暫和不穩定的。（.....whatsoever might be the future date of my History, the life of the historian must be short and precarious.）¹

—— Edward Gibbon wrote in 1787

一、緣起不滅：一路走來，難以如一

一本書的誕生，絕非只有作者的努力而已，我將史家個人的生命看作是渺小的，特別是在整個大的研究環境與歷史中來看，更是如此。作為一本博論修改後而成的專書，它其實更多的是基於和別人的分享和對談、周遭生活經驗的感觸，更重要的是還有長者的啓發在其中。所以我說「難以如一」，作者不應該只在書序中強調自己的發現，而應該交代他人的啓發與幫助，也不枉留下一路走來的寫作歷程記錄吧。借用顧頡剛（1893-1980）的話來說明，那正是我寫這篇長序的目的：「我讀別人做的書籍時，最喜歡看他們帶有傳記性的序跋，因為看了可以瞭解這一部書和這一種主張的由來，從此可以判定它們在歷史上佔有的地位。現在我自己有了主張了，有了出版的書籍了，我當然也願意這樣做，好使讀者瞭解我，不致驚詫我的主張的斷面。」²

解剖自己的心靈，不需要高超的技術，只需要真誠實在即可。我不敢自稱史家，但稱史學工作者總是比較符合的。過去7年，我發表的幾乎都是醫療史的文章，很單純，而且多與中醫的歷史發展有關。原因無他，因為我喜歡中醫，關心它的發展，希望這門學問與技術能夠持續地傳承與發展，而不是「走入歷史」，成為陳跡。這讓我對自己的醫史研究充滿使命感，絕非為拿一紙文憑或作升等工具之用。我甚至相信，中醫的歷史對中醫的發展絕對起著警示與促進的功用，這也是我自己結合「內史」與「外史」理念的一環，由於這些想法還不夠成熟，所以在此處也不擬多談。在有限的篇幅中，我還是盡一位作者的責任，將寫作的心路歷程和感謝之語略向讀者交待。

¹ Edward Gibbon, *The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London: Dent, 1911), p.90.

² 顧頡剛，《走在歷史的路上——顧頡剛自述》（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5。